

山 鵲 的 故 事

新 译 王 振 亚 少 侯 译

人 民 交 通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一 年 · 北 京

Guy de Maupassant
CONTES DE LA BECASSE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EDITIONS ALBIN MICHEL

山鵲的故事

Shanyu De Gush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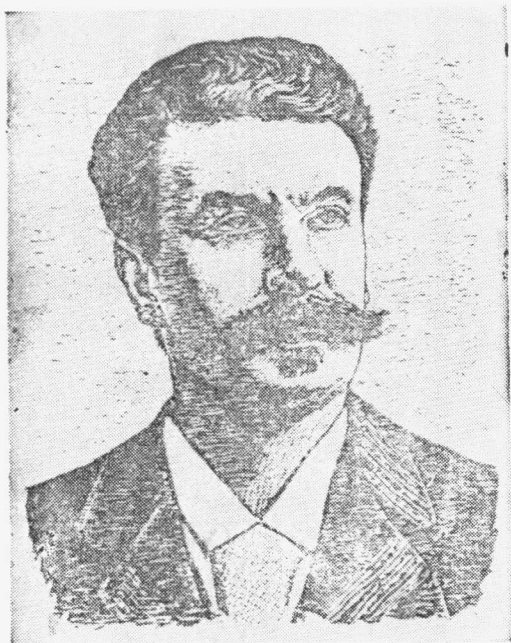
字数 89,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3}{8}$ 插页 7

1991年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160

ISBN 7-02-001015-6/I·975 定价 2.35 元



作者像

作者木刻像 顏 仲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鹑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密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里选用了一些插图。

译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次

山鹑	1
莫兰这只猪	5
女疯子	23
皮埃罗	29
小步舞	38
恐惧	46
诺曼底人的玩笑	56
木屐	64
修软垫椅的女人	73
在海上	83
一个诺曼底人	91
遗嘱	101
在乡下	109
公鸡报晓	119
一个儿子	127
圣安托瓦	141
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	154

山 鹑^{*}

年迈的德·拉沃男爵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曾经是他那个省里的猎人之王。但是近五六年来他两条腿瘫痪了，把他困在扶手椅上，他只能从客厅的窗口，或者从门前大台阶上开枪打鸽子了。

其余的时间他用来看书。

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在他身上还保存着许多上个世纪的那种崇尚文化的精神。他喜欢听故事，那些短小的放荡故事，也喜欢听在他周围发生的那些真事。朋友一走进他家，他立刻就问：

“喂，没有什么新鲜事吗？”

他象预审法官一样善于盘问。

在出太阳的日子，他让人把他像床一样宽大的扶手椅推到门外。一个仆人在他背后拿着步枪，一支支装好子弹，递给主人；另外一个男用人藏在树丛里，不时地放一只鸽子，时间的间隔有长有短，好让男爵无法预料，时刻都在警惕着。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五日的《高卢人报》。一八八三年收入短篇小说集《山鹑的故事》。

他打那些敏捷的飞鸟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如果没打中，他就神色懊恼，如果鸽子垂直地落下，或者翻了个意想不到的、滑稽可笑的筋斗时，他就笑得流出眼泪。他会转过头来，高兴得透不过气，问那个装子弹的仆人：

“这一只，打中了，约瑟夫！你看见它怎样掉下来的吗？”

约瑟夫一成不变总是这么回答：

“啊！男爵先生不会打不中。”

秋天，到了打猎的时候，他像从前一样邀请他的朋友们，他喜欢听远远传来的砰砰枪声。他一下下地数，当枪声加快时他会感到高兴。晚上，他要求每个人把白天的情况如实地叙述一遍。

在饭桌上讲开枪打猎的事，一连可以讲上三个小时。

讲的都是一些离奇古怪、难以置信的奇遇，猎人们喜欢说大话吹牛的脾气可以从中得到满足。有几段故事曾经是划时代的，经常重新提起。矮个子的德·布里尔子爵在他的门厅里没有打中的那只兔子的故事，使他们每年都要同样地捧腹大笑。每隔五分钟都会有一位新的演说家宣布：

“我听见：‘比尔尔！比尔尔！’好大的一群在离我十步远的地方飞起来跑了。我瞄准：乒乓！我看见像一阵雨般地落下来，一阵真正的雨。一共有七只！”

大家都感到惊讶，但是相互之间又很容易相信，全都听得出了神。

但是在男爵家里有一个被称为“山鹑的故事”的老习俗。

在这种野味之王飞过的时候，每顿晚餐都要举行一次相同的仪式。

因为他特别喜欢这种无与伦比的鸟，所以天天晚上每个客人都能在饭桌上吃到一只；但是大家却又很当心地把所有的脑袋都留在一只盘子里。

男爵像主教那样主持仪式，他让人用碟子端来一点油脂，手执着细针形的长喙的末端，很仔细地给这些珍贵的脑袋抹上油。一根点着的蜡烛放在他旁边，大家都一声不响，焦急地等着。

接着他从这样准备好的脑袋里抓起一只，把它固定在一根大头针上，再把大头针插在一个瓶塞上，用像平衡棒那样十字交叉的小木棍维持整个平衡，然后轻轻地把这个装置安置在一个瓶颈上，当做转盘。

所有的客人都一起大声数道：

“一，……二，……三。”

男爵用手指把这个玩具弹得迅速转动。

尖锐的长喙停下来，指向那位客人，他就变成所有这些脑袋——使同桌坐着的人全都眼红的美味佳肴的主人。

他一只只拿起来，在蜡烛上烤。油脂发出噼啪声，烤黄了的皮冒着热气，这个幸运者手握长喙，嚼着涂抹油脂的脑袋，同时发出快乐的欢呼声。

每一次参加晚餐的人都要举起酒杯，祝他健康。

他吃完最后一个脑袋以后，应该按照男爵的命令讲一个故事，来补偿那些运气不好的人的损失。

以下就是这些故事中的一部分。

郝 运 译

莫兰这只猪*

献给乌迪诺先生①

1

“等等，我的朋友，”我对拉巴尔布说，“你刚才又说出‘莫兰这只猪’这五个字。见鬼，为什么我听人谈起莫兰时没有不把他叫‘猪’的？”

拉巴尔布如今已经当上议员；他当时瞪着一双猫头鹰般的眼睛望着我。“怎么，你不知道莫兰的故事，可你还是拉罗舍尔②人啊？”

我承认我不知道莫兰的故事。于是拉巴尔布搓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作者署名：莫弗里涅斯。一八八三年收入短篇小说集《山鹑的故事》。

① 乌迪诺先生：显然是莫泊桑的好友卡米耶·乌迪诺的父亲欧仁·乌迪诺(1827—1889)。他是玻璃彩画家，曾绘制圣克洛蒂尔德教堂和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彩绘玻璃窗。

② 拉罗舍尔：法国西部夏朗德滨海省省会，滨大西洋海港城市。

了搓手，开始讲给我听。

“你认识莫兰，对不对，你还记得他在拉罗舍尔的沿河街上开的那家大服饰用品商店吗？”

“不错，我完全记得。”

“很好。是这样的，在一八六二或者六三年，莫兰为了消遣，或者说为了寻欢作乐，到巴黎来过了半个月，不过用的借口是添置货物。你也明白，在巴黎过上半个月，对一个外省商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简直是往你血里加把火。每天晚上有各种演出，碰到许许多多女人，连续不断地处在兴奋状态中，使你简直要发疯。眼睛里只看见穿紧身衣的跳舞女郎，袒胸露肩的女演员，圆圆的大腿，肥肥的肩膀，这一切几乎近在手边，可是又不敢碰或者不能碰。充其量也只能偶尔尝上一两顿那些下等菜。离开巴黎的时候，心中还不能平静，精神还兴奋着，嘴唇上感到痒痒的，只想接吻。

“莫兰买好晚上八点四十分回拉罗舍尔的快车票时，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满怀着惋惜和烦乱的心情，在奥尔良铁路的车站大厅里踱来踱去，在一个年轻女人前面一下子站住，这个年轻女人正和一位老太太拥抱，短面纱已经撩起，莫兰心醉神迷，低声说：‘哎哟！好个美人儿！’

“她向老太太告别以后，走进了候车室，莫兰跟着她；她经过月台，莫兰跟着她；她登上一节空车厢，

莫兰仍旧跟着她。

“乘快车的旅客很少。车头鸣过汽笛，火车开了。只有他们两个人。

“莫兰贪婪地盯着她瞧。她看上去十九到二十岁。金黄色头发，高高的身材，举止大方。她用一条旅行毛毯裹住双腿，躺在长椅上睡觉。

“莫兰暗自思忖：‘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无数的猜想，无数的计划掠过他的脑海。他对自己说：‘铁路上的艳遇听人讲过多多少少啊！也许在我面前出现的就是一桩。谁知道呢？运气说来就来。也许我只需拿出勇气来就行了。丹东^①不是说过：‘勇敢，勇敢，再勇敢。’如果不是丹东说的，那就是米拉波^②说的。谁说的，又有什么关系。对了，我缺少的正是胆量，这就是关键所在。啊！要是能够知道，能够看透人的心灵深处，那就好了！我敢打赌，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极好的机会，不过不知道罢了。可是她只需略微表示一下，就可以让我知道她巴不得……’

“于是他设想能够使自己获得成功的办法。他想象着一个充满骑士精神的相识的开端，想象着他向她献上些小殷勤，想象着生动活泼、情意绵绵的谈

① 丹东(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活动家。在外敌入侵时，发表“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法国就得救了！”的著名演说。

② 米拉波(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

话，谈到最后是爱情的表白，表白到最后是……最后是什么，你自己去想吧。

“但是他就是一直不知该怎样开头，他找不到借口。他心烦意乱，等着一个好时机。

“然而黑夜渐渐逝去，那个美丽的姑娘一直沉睡
着，莫兰却在考虑怎样使她堕落。天亮了，太阳很快
就把它第一道光芒，从地平线射来的长而明亮的光
芒，投在那个贪睡的女人的温柔的脸庞上。

“她醒了，坐起来，望望田野，望望莫兰，微微一
笑。她像一个幸福的人那样微笑，笑得又愉快又迷
人。莫兰打了个哆嗦。毫无疑问，这个微笑是冲他
来的，这是一个审慎的邀请，是他正在等待着的一个
理想中的信号。这个微笑的意思是说：‘您从昨天晚
上起就一直像根木头桩子似的守在您的座位上，难
道您是个傻瓜，是个笨蛋，是个蠢货。’

“‘您倒是瞧瞧我，难道我不可爱吗？可您就这样
和一个美丽的女人单独过了整整一夜，却什么也不
敢做，真是个大傻瓜。’

“她一直望着他微笑。她甚至笑出声来了。他
昏了头，想找一句合适的话，一句恭维话，总之想找
句什么话说说，不管什么话都可以，但是他找不到，
什么话也找不到。于是他像懦夫逞一时之勇，心里
想：‘豁出去啦，我要冒冒险。’他连招呼都不打，张开
两只手，嘴唇贪馋地向前伸出，走过去把她一把搂在

怀里就吻。

“她一下子跳了起来，嚷道：‘救命啊！’发出惊恐的喊叫。她打开车门，两条胳膊伸到车外挥动，吓得发了疯，想往外跳。这当儿莫兰惊慌失措，以为她真会从车上跳下去，于是抓住她的裙子，结结巴巴地说：‘太太……啊！太太。’

“火车放慢了速度，停下。两个列车员朝着发出紧急信号的年轻女人奔过来，她倒在他们怀里，结结巴巴地说：‘这个人想……想……对我……对我……’接着就昏过去了。

“火车停在莫泽^①车站。值班的宪兵来把他带走了。

“他的粗暴行为的受害者恢复知觉以后，提出了申诉。官方做了笔录。可怜的服饰用品商直到天黑以后才回到家里，因在公共场所犯下伤害风化罪等候法庭起诉。

2

“当时我在《夏朗德明灯报》当主编。每天晚上我都在商务咖啡馆见到莫兰。

“他不知该怎么办，在出事的第二天就来找

^① 莫泽：法国小城市，在普瓦蒂埃至拉罗舍尔的铁路线上，离拉罗舍尔四十公里左右。

我。我没有隐瞒我的意见：‘你简直是一只猪。换了别人可不会像你这样干。’

“他哭了。他的妻子打了他，他已经看到他的买卖毁了，他的名声臭了，脸丢尽了，他的朋友们气愤填膺，见了面再也不跟他打招呼了。到最后他引起了我的怜悯，我把我的同事里维叫来商量。里维个儿矮小，爱开玩笑，是个能出好主意的人。

“他劝我去见见帝国^①检查官，我的一个朋友。我把莫兰打发回家，然后就去找这位司法官员。

“我打听到受侮辱的是个年轻姑娘，叫亨利埃特·博内尔，刚在巴黎取得教师证书。她父母双亡，到舅父母家来过假期。他们是莫泽的正派的小有产者。

“使莫兰的情况变得严重的是她的舅父已经提出了控告。如果控告撤回，检察院可以同意不予起诉。这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回头又去找莫兰。我发现他躺在床上，因为焦急和忧愁生病了。他的妻子，一个骨骼粗大、长胡子的高个儿女人，不断地骂他。她把我领进卧房，冲着我的脸嚷道：‘您来看莫兰这只猪？瞧，这家伙，他在这儿！’

^① 帝国：指法国历史上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一八五二年十二月由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宣布成立。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时为法国九月革命所推翻，成立第三共和国。

“她双手叉腰，站立在床前。我说明了情况，他请求我去找那一家人。这个任务很棘手，不过我还是接受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不断地一遍又一遍说：‘我向你保证，我甚至没有吻到她，真的没有吻到她。我可以向你发誓！’

“我回答：‘那还不是一样，你反正是一只猪。’我收下他交给我的一千法郎，由我斟酌情况使用。

“但是我不愿意单独一个人闯进那个姑娘的亲戚家，我要求里维陪我一起去。他同意了，唯一的条件就是立刻动身，因为第二天下午他在拉罗舍尔还有件急事要办。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在所漂亮的乡下房子门口拉响门铃。一个美丽的姑娘来给我们开门。这一定是她。我悄声对里维说：‘该死，我开始能够理解莫兰了。’

“她的舅父，当纳莱先生，正好是《明灯报》的订阅者，我们的一位狂热的政治主张相同者，他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赞扬我们，祝贺我们，紧握我们的手，因为他的报纸的两位编辑来到他家使他感到非常高兴。里维在我耳边悄悄说：‘我看我们能够解决莫兰这只猪的事。’

“外甥女走开了，我开始提起那个棘手的问题。我反复强调闹大了可能变成一桩丑闻，我指出这种事传出去以后年轻姑娘不会再被社会人看轻，因为